



危险的情人

〔英〕肯·福莱特著

宇谷

段成华译

温梁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危险的情人

[英] 肯·福莱特 著
宇谷 殷成华 温梁华 译



00240408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佩衡

封面设计：邹 刚

技术设计：夏顺利

著 林莱赫·肯 [英]
译 半梁温 半成段 谷宇

危 险 的 情 人

[英] 肯·福莱特 著

字谷 段成华 温梁华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贵州人民出版社书刊发行服务公司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312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 7-221-00708-X/I·137

定价：3.45元

第一部

1981

据要除阿迈特·伊尔马的，是土耳其政府。这些人，他们是土耳其流亡学生，百得在土耳其，而且，他们已经谋杀过一位土耳其航空公司一位空姐。伊尔马是土耳其下一个目标，因为他是军事独裁政权的缔造者，而且他居住在巴黎，行动起来方便。

他的住处与办公地点戒备森严，连他的梅多德斯牌豪华轿车都安上了装甲。但是学生们深信，任何男人都少不了会有弱点，而这种弱点一般来说往往是女人。对于伊尔马来说，他们的估计没有错。对他进行了几周监视之后发现，伊尔马每两三个晚上要驾着他的仆人来购物的雷诺牌客货两用车离家外出，来到第十五区一条巷子，与一位同他相爱的年轻美貌的土耳其女人幽会。

学生们决定，待伊尔马安歇下来时，在雷诺车上安上一颗炸弹。

他们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爆炸物。穆罕默德·高齐是科西嘉人，他的几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阿瓦·高齐的，是个武器商人。他愿意将武器卖给无论什么人，不过他更喜欢与政治主张打交道，因为——正如他供认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出的价钱更高。”在这批土耳其学生的前几次

任编辑：李福海

图设计：第 四

式设计：第 四

第 一 卷

1801

危 险 的 情 人

〔美〕肯·福莱特 著

宇谷 俊成华 温崇华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6号）

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 贵州人民出版社书刊发行部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3125印张 30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0111-1

ISBN 7-221-00111-1 定价：1.50元

想要除掉阿迈特·伊尔马的，是一伙激进而又危险的人。他们是土耳其流亡学生，目前居住在巴黎，而且，他们已经谋杀过一位土耳其使馆官员，用燃烧弹焚烧了土耳其航空公司一位资深的董事的宅邸。他们将伊尔马选定为下一个目标，因为他是军事独裁政权的资助者，而且他居住在巴黎，行动起来方便。

他的住处与办公地点戒备森严，连他的梅塞德斯牌豪华轿车都安上了装甲。但是学生们深信，任何男人都少不了会有弱点，而这种弱点一般来说往往是女人。对于伊尔马来说，他们的估计没有错。对他进行了几周监视之后发现，伊尔马每周有两三个晚上要驾着他的仆人用来购物的雷诺牌客货两用车离家外出，来到第十五区一条巷子，与一位同他相爱的年轻美貌的土耳其女人幽会。

学生们决定，待伊尔马安歇下来后，在雷诺车上安上一颗炸弹。

他们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爆炸物。神父梅久·高齐是科西嘉人，他的几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佩佩·高齐的，是个武器商人。他愿意将武器卖给无论什么人，不过他更喜欢与政治主顾打交道，因为正如他爽快地供认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出的价钱更高。”在这批土耳其学生的前几次

暴行中，他曾经周全过他们。

在“汽车炸弹计划”中，有一个意外的困难。通常，伊尔马会独自开着雷诺车离开那个姑娘的住处，但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他会带她出去吃晚饭。她还常常开车出去半个小时，回来时带着面包、水果、奶酪与葡萄酒，很明显，是想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偶尔，伊尔马会搭一辆出租车回家，而那部车便借给姑娘用上一两天。学生们与所有的恐怖分子一样，是相当罗曼蒂克的，他们不情愿杀害一位如花似玉般的女性，她唯一的过错是欣然爱上了一位不值得她爱的男人，而这一点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他们以民主的方式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们不承认任何人为头领，所有的决定都是经过投票决定的。但是在他们中间，依然有那么一个人，他突出的个性与能力使他处于支配地位。他的名字叫做拉米·科斯昆。他年轻英俊，好动感情，两撇髭须很浓，双眼中闪射出某种视死如归的目光。正是由于他精力过人、遇事决断，才使前两次计划得以实施，尽管当时困难重重，险象丛生。拉米提议去请教一位炸弹专家。

起初，其他人不喜欢这个主意。他们问，找谁我们信得过呢？拉米提到一个叫艾利斯·特勒的美国人。他自称是个诗人，其实，靠讲授英语营生，他是应征在越南服役期间学会搞爆破的。拉米与他结识已有一年左右，那是因为他们曾在一家左翼报纸《起义者》中共过事，他们又一起组织过一次诗歌朗诵会，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募捐。拉米对于土耳其国内发生的事态发指眦裂。艾利斯似乎很理解拉米的这种感情。也有其他几个学生对艾利斯略有所闻，那是因为他参加

过几次游行示威，他们便以为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或是位年轻的教授。不过，他们仍然不情愿请一位非土耳其人参与其事，但是拉米一再坚持，结果他们也就同意了。

关于他们的难题，艾利斯立即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炸弹上必须要有一个用无线电操纵的起爆装置。而拉米，可以在那姑娘住的公寓对面找一间房子，坐在窗前；或者，也可以坐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中，监视那辆雷诺车。拉米手中握有一只微型无线电发射器，大小与一盒香烟差不多，这种发射器一般用于打开车库的自动门。若是伊尔马独自一人钻进汽车（大多数情况如此），拉米便按一下发射器上的按钮，无线电信号便会使炸弹上的开关合上，这样，一旦伊尔马发动引擎，它便会爆炸。当然啦，如果姑娘到车子里来，拉米便不按那只按钮，她完全可以安然无恙地驾车行驶。只要不去引爆它，炸弹便是安全的。“不按，不爆。”艾利斯说。

拉米看中了这个主意，并且问艾利斯，他是否愿意与佩佩·高齐合作，做这个炸弹。

“那还用说。”艾利斯回答。

接着，又出现了一道意外的难题。

“我有个朋友，”拉米说，“他想见见你们。”“你们”指的是艾利斯与佩佩。“实话说吧，你们必须要见见他，否则，这笔买卖便做不成了；因为，正是这位朋友提供金钱，供我们购买爆炸物、汽车、枪支，供我们行贿以及派其它用场。”

“他为什么想见我们呢？”艾利斯与佩佩很想知道。

“他需要确信，炸弹是有效的；他还需要感觉到你们是信得过的。”拉米抱歉地说，“你们要做的，只是将炸弹带

给他看看，向他说明它是如何引爆的，以及握握他的手，让他亲眼见见你们。你们要问的是不是就这么些？我们的事情成不成，便看他的了。”

“这对我来讲，没什么不方便的。”艾利斯说。

佩佩有些犹豫。他既想通过这笔交易赚到钱，又不想见到生人。他永远想弄到钱，正如猪永远想弄到吃的。

艾利斯规劝他道：“听着，这些个学生团体与春天里的含羞草一般，开了又谢；至于拉米，用不了多久，定会消失。但是，倘若你结识了他的‘朋友’，那么，在拉米去了之后，你的生意仍可继续做下去。”

“你是对的。”佩佩说。他并非天才，但却能把握住做生意的真谛。只要别人简单地提两句，他便能领会。

艾利斯告诉拉米，佩佩业已允诺，于是拉米选了一个地点，约好下个星期天三个人会面。

※

※

※

那天清晨，艾利斯是在简的床上陡然醒来的，他只感到心惊肉跳，似乎做了一个噩梦。转瞬之后，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他瞥了一眼钟，时间还早，便在心中回顾他的计划。倘若一切进行顺利，那么，今天可能便是他一年多以来煞费苦心的工作取得胜利成果的一天。若是在今天收场时他有幸还活着，他将能与简分享这一胜利。

他转过头去端详她。他动作轻柔，唯恐弄醒她。他不觉心跳加快，每当他凝神欣赏她的秀色时，都免不了如此。她身子仰卧，鼻子朝上；她云鬓散乱，如乌黑发亮的鸟翅铺于枕上；樱口微启，双唇丰满。这是何等令人动情的甜美的嘴

唇，它们吻过他多少次啊。

似这般无限爱怜地凝视她恬静的睡态，是罕有的享受。而平日里，她是一刻也不肯安生的——一笑、撅嘴、做怪相，表示惊奇、怀疑或同情。她惯有的表情是调皮地一笑，恰似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刚刚恶作剧得逞而洋洋得意。唯有当她入睡，或是深深陷入沉思之中时，才是这般模样；然而，他最为钟爱她的，也就是这种时候，她没有半点的戒意，没有丝毫的察觉。但是，她楚楚动人的睡姿却令人隐约地感到，在她平静的容貌下，潜藏着缓慢燃烧着的炽热火焰。望着望着，他忍不住便想伸过手去抚摸她。

这种心情曾经使他感到惊奇。当他抵达巴黎之后不久第一次遇见她时，认为她是那种典型的好事者——这种人你总可以在各国首都找到，不外乎是些年轻人或激进分子，统领着形形色色的团体，组织各种各样的运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反对核灾祸，组织声援萨尔瓦多人民或是抗议水污染方面的游行示威，为乍得饥饿的灾民募捐，或是替一位天才的年轻制片人吹嘘。她风姿绰约，令人销魂，人们趋之若鹜。她的狂热，使他们十二分精神地投入这些活动之中。他起先约过她两次，仅仅是想欣赏一位美丽的姑娘如何吞下牛排，而后——他怎么也回想不出，究竟这是如何发生的——他发现，在这位敏感的姑娘身心之中，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激情的妇人，他坠入了情网。

环视这一套小单元居室，他欣喜地注意到一些眼熟的物品，它们表明，这里是她的。桌上有一盏用中国花瓶制作的美丽的台灯；书橱里多是若干经济学与世界饥饿方面的书；靠墙放着一只大沙发，人坐下去便埋了进去；墙上挂着她父

亲的照片，他相貌堂堂，穿的是双排钮扣上衣，约摸是在他六十岁时拍的，一只银杯，是她在1971年蒲公英赛马大奖赛中赢得的，那是在十年以前，当时她年方十三，而我，却已二十有三，而当她在汉普郡（英国）赢得奖杯时，我却在老挝，沿着胡志明小道埋设杀伤地雷。

约摸一年之前，她方才由郊区迁来，那时，他头一次见到这套公寓，里面差不多是空空荡荡的。它只有一间小卧室，带有一间小厨房，一间小淋浴室，楼下有一间厕所。渐渐地，她将这一小套积满污垢的房间改变成令人神往的小窝。她擅长将法语与俄语译成英语，作为一名译员，她挣得一份丰厚的薪金，然而她要交纳高额的租金，因为这套公寓位于圣米歇尔林荫大道附近。所以，她买东西都筹划再三，尽量多省下些钱，只买了张桃花心木餐桌，一对过了时的床架，以及伊朗大布里士出产的地毯。她正是他父亲提到过的那种美丽的少妇。“你会喜欢她的，爹，”艾利斯思忖道，“你一见到她便会热心赞同我们相好的。”

他侧过身子，将脸对着她。这么一翻身，便将她弄醒了，其实，他就知道会这样。她朦朦胧胧地睁开两只蓝色的大眼睛，茫然地盯住天花板，少时，才微微一笑，转眼看看他，就势滚到他的怀中。“哈罗，”她耳语道，于是他们的嘴唇贴到了一处。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喃喃地问道。

“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轮到你做中饭。”

“我不曾忘记。”

“那好，”停顿了一下，她又问：“你打算给我弄什么

吃的？”

“牛排、土豆、豌豆、奶酪、草莓，还有尚蒂利牌奶油。”

她仰着头笑道：“你就会弄这些！”

“谁说的，上次我们吃的是法式蚕豆。”

“上次你忘啦，我们是上馆子去吃的。你的菜单上还有什么新花样？”

“嘿，等一等，让我想一想。我们讲好过的，每个星期天轮流做一次中饭，谁也没有说过每次中饭都要不同。”

她向他身上一扑，佯装输了。

他心里一直记住今天的事情。他需要她无意识的合作，眼下，到请她帮忙的时候了。“今天上午我必须去见拉米。”他开始说。

“行。我到你那里去等你。”

“如果早一点到那里你没有意见的话，可以替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做中饭呀。不，不！这是开玩笑。我要你帮我一起耍一个小小的阴谋。”

“说下去。”

“今天是拉米的生日，他的哥哥穆斯塔法已经来到市里，但是他不知道，”艾利斯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到：“倘若这次事情办得顺利，我再也不对你撒谎了。”他接着说：“我要叫穆斯塔法出其不意地在拉米的生日午宴上露面。但是我要有人与我合谋。”

“这件事很好玩。”说罢，她从他身上翻滚下来，交叉

着两腿，坐直起身。她的两只乳房宛若苹果，圆润而光滑，而且非常坚挺。一束头发垂下，飘荡在两只乳头前面。“要我做什么呢？”

“问题很简单。我自然要告诉穆斯塔法上哪儿去，但是拉米还没有拿定主意，在哪里举办午宴。这样，我便只好到最后一分钟通知穆斯塔法。讨厌的是，待我打电话时，拉米大概就在我身边。”

“那怎么办？”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我就乱扯一气，你什么也不要管，只须记住地址，然后便打电话给穆斯塔法，告诉他地址，以及如何走法。”先前，艾利斯在心中编造出这一套时，仿佛很讲得过去，此刻，却显得十分荒唐，毫无道理。

不过，简根本没有多心，“这件事情很简单。”

“那好，”艾利斯应声说道，竭力掩饰住松了一口气的心情。

“那么，你打完电话之后，再过多少时间回家呢？”

“不到一小时。我要等一会儿，看看热闹，不过我不在那里吃午饭。”

简若有所思地望望他：“他们约了你，却没有请我。”

艾利斯耸耸肩：“依我看，这是穆斯林的规矩。”他伸手到床边小桌上取过白纸簿，写下了穆斯塔法，以及电话号码。

简从床上站起身，穿过房间，向淋浴间走去。推开门后，她打开了水龙头。她心境陡然变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艾利斯问道：“你又怎么不顺心啦？”

“我没有不顺心，”她答道，“有时候，我不喜欢你的

朋友们对待我的方式。”

“可你知道，土耳其是怎么看待姑娘们的。”

“一点不错——看待姑娘们。可是他们不反对见有身份的妇女，可我只是个姑娘。”

艾利斯叹了口气：“因为几个大男子主义者陈腐的态度便恼火了，这不象你的为人。你到底要告诉我一些什么？”

她浑身精赤，站在淋浴器旁，沉吟片刻。她的身子是如此动人，艾利斯真想再与她温存一番。她说：“我以为，我已经表达过，我不喜欢我的身份。我早已委身于你——人人都知道这点——从未与别人有什么瓜葛，甚至都不与别的男人一起外出——可你，却没有委身于我。我们平时不在一起过日子，许多时候，我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们从未见过对方的父母……这些，人们都知道，所以，他们将我看作一个轻浮的少女。”

“我看你小题大做了。”

“你总是这么说。”她跨进淋浴水流之中，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艾利斯从抽屉中取出剃须刀，跑到厨房水池边刮脸。他们以往也争执过，有时比这次还凶，他也明白，问题的根子在哪里，简盼望着他们两人能在一起过日子。

他又何尝不盼着呢，他盼着早日与她成婚，与她卿卿我我，白头偕老。然而他必须等待，等到这次任务完成，现在还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她，所以，他便这么搪塞：“我还没准备好。”或是，“我需要一些时间。”自然，这些遁词激怒了她。在她看来，爱上一个男人长达一年之久，却没有得到他的一句诺言，是太过份了。不用说，她是对的。但是，只要今天一切顺利，别的什么事情都好办。

刮罢脸，他将剃刀用一条手巾包好，重新放回抽屉中。简一走出浴室，他便进去。“我们别再说了，”他想，“这有多蠢。”

当他在淋浴时，她便煮咖啡。他麻利地套上一条褪色蓝牛仔裤，一件黑色T恤，便来到小小的桃花心木餐桌旁，坐到她对面。她替他倒上咖啡，开口道：“我要跟你认真地谈一谈。”

“行，”他干脆地说，“我们午饭时谈。”

“为什么现在不行？”

“现在我没有时间。”

“莫非拉米的生日比我们的关系还重要？”

“当然没有。”艾利斯听出自己的口气有些焦躁，一个声音在他头脑中警告他：“当心点，要不，你会失去她的。”他继续说：“但是，我应许过他，一个人守信用也是很重要的；至于我们现在还是过几个小时再谈这件事，并不十分要紧。”

简脸一沉，表情固执。他很熟悉，每当她决计要做一件事，而别人打算要她改变心意时，她便表现得这样。“对于我来说，现在谈很要紧。”

有一时，他恨不得立即将全部真象都告诉她。但是，这么做不是他行事的方式。时间不够了，他的心思已飞到今天的那件事情上去了，再说，他也没有准备。晚一些时候谈更好，那时，他们都心平气和，他也能告诉她，他在巴黎的差事已经了结。所以，他便说：“我看，你又犯傻了。请你中午再说，好吗？我现在就必须走了。”他站起身。

当他向门口走去时，她说：“琼—皮埃尔邀请我与他一

起去阿富汗。”

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艾利斯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你这话当真？”他难以置信地问。

“当真。”

艾利斯知道，琼一皮埃尔爱慕着简。另外还有半打的男人也是如此。对于她这样俏丽的女人，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奇怪的。话虽这么说，还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手，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是这么想的。他重新恢复了镇静，说道：“你何苦要与一个孱头一起到战场上去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她激动地说，“我是在谈论我的生活。”

他摇摇头：“你不能去阿富汗。”

“为什么不能？”

“因为你爱我。”

“那也不能使我供你随意支配。”

至少，她不曾说：“不，我不爱你。”他瞅瞅表，真令人难以置信，再过几小时，他便会将她想要听到的一切统统告诉她。“我不愿意这么做，”他说，“我们要谈论的是我们的未来，而这样的谈话是不应该急匆匆进行的。”

“我不能永远等下去。”她说。

“我并没有请你永远等下去，我只请你等几个小时。”他抚摸了下她的腮帮子，“我们犯不着为几个小时吵架。”

她站起身，使劲地吻了一下他的嘴唇。

他说：“你别去阿富汗了，好吗？”

“我不知道。”她平静地说。

他尽力笑了笑：“你总不见得午饭之前就去？”

她回视着他，笑了，点点头：“午饭前不去。”

他凝视她再三，然后出了门。

宽阔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人头攒动，到处是游客，以及清晨出来蹒跚的巴黎市民，他们犹如羊圈中的绵羊，沐浴着春天的阳光；人行道上的小吃摊、饮料摊座无虚席。艾利斯站在约定地点附近，背着一只他从廉价旅行用品商店买来的背包。他这副模样象是个搭便车在欧洲旅行的游客。

他真希望简不是选择今天早晨与他摊牌，这会儿，她该闷闷不乐了，而且，待他回家时，她会与他闹别扭。

不过，用不了多时，他便会让她消下气的。

他不再去想简，集中精力考虑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拉米的“朋友”，也就是那个资助恐怖小组的人的身份，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是个有钱的，热爱自由的土耳其人，出于政治的或个人的原因，他认为，以暴力反对军事独裁政权以及它的支持者，是正当的。倘若是这种情况，那么艾利斯将会感到失望。

第二种可能性是，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鲍里斯。“鲍里斯”是艾利斯活动的各个小团体中流传的一个传奇性人物。这些小团体的成员无非是激进的学生、流亡的巴勒斯坦人、非职业政治演讲人、印刷低劣的极端主义报纸的编辑、无政府主义者……据说他是个俄国人，是克格勃的人员，凡是在西方进行过左的暴力活动，他无不欣然资助。有些人怀疑其人的存在，尤其是那些企图从俄国人手中得到资助，却未能